

临沂文史资料

陶钝



第八辑

政协山东省文史资料研究会  
临沂市委员会 编

# 临沂文史资料

第六辑

CJt96/28

政协山东省临沂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临沂文史资料·第六辑

---

**编审者：**政协临沂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家骥

**副主任委员：**王汝涛、石立瀚

**委员：**刘家骥、辛洪义

郑钦禹、唐士文、唐毓光

梅设元、魏 宾

**印刷者：**莒县土产公司印刷厂

---

1987年12月出版

印数 1—3000册

# 临沂文史资料·第六辑

## 目 录

### · 峥 嵘 岁 月 ·

忆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杨春华(1)

“虎穴”纵谈“捉放曹”

——忆李澄之的一次谈话……………刘正中、杨春华(12)

人民将军人民爱

——记罗炳辉将军殉国前后……………沈毅(17)

“三人小组”在临沂活动纪要……………唐士文(34)

解放战争时期，临沂军民同王洪九的斗争……………管忠(45)

### · 历 史 回 顾 ·

王春台剿捕临沂城西“安清邦”始末

……………夏传玺供稿，王西献整理(83)

联庄会围城纪略……………乔善彰，王绪华(91)

抗战期间，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前后

……………何芳艺供稿，王西献整理(96)

我所知道的日军驻临沂宪兵队

……………孙广伦口述，田玉峰整理(101)

王洪九初期活动见闻……………赵鲁岳(104)

抗战胜利初，何思源、李延年接收济南的

经过见闻……………何芳艺供稿，王西献整理(109)

张金铭任济南市长前后……………何芳艺供稿，王西献整理(114)

### · 人 物 春 秋 ·

僧格林沁与临沂僧王崩……………郑敬之(118)

|                  |          |
|------------------|----------|
| 方永昌及其第四军在临沂····· | 唐毓光(124) |
| 狄学勤先生二、三事·····   | 郑敬之(132) |

## · 琅 琊 文 化 ·

|                 |              |
|-----------------|--------------|
| 临沂方志概述·····     | 王桂云(136)     |
| 解放前临沂报刊述略·····  | 郑敬之(147)     |
| 美籍女画家王文俊简介····· | 张秀岳整理(159)   |
| 陈允升及其书法艺术·····  | 王汝涛、刘家骥(163) |
| 编 者 附 言·····    | (168)        |

## 忆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

杨春华

一九三九年初春，在蒙阴县东部山区一个叫坡里的小镇上，出现过一所寿命很短暂却颇有影响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名称叫“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三月初开学，六月中旬因战事解散，前后约一百天。我是校中低年级（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是十六岁。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不仅历历在目，而且梦萦魂绕。我想，无论从山东的革命运动史还是教育史来看，第四联中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一笔。遗憾的是，由于我当时年幼无知，如今又时隔久远，现在只能写出这样一篇回忆了。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已经完全控制了主要交通线；铁路的全部和公路的大部，及其沿线大中小城市都被日军占领和控制。战略上山东已经成为敌人的后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相继集中到沂蒙山区，建立了根据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苏鲁豫皖挺进纵队三支队从鲁西南转战穿过津浦铁路也进驻沂蒙山区与山东纵队相汇合。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是沈鸿烈，驻扎沂水县东里店。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司令员张经武、廖容标。国民党出版了《民国日报》，八路军在沂水夏蔚创办了《大众日报》。表面上是一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实际上国民党的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已经出笼，斗争已经相当激烈。

在这样的环境中和这样的形势下，三九年年初，第四联中诞生了。名义上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辖的一所官办学校，一个教育机关，实则它是当时从省城济南和其它府县流亡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集合体，是一个颇有一点进步色彩的抗日救亡的团体。这可以从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证实。校长李澄之，训育主任徐启周，教务主任梁竹航、彭畏三，事务主任杨云阶、耿光波。据我所知，这些人在学校解散之后，都先后加入了八路军，开始了他们自己新的革命生涯。除了上述人士之外，山东三老之一的范明枢，和莱芜的方养斋，都曾以讲学的方式留驻学校，给全校师生做过多次讲演。现全国曲协主席陶钝（愿名徐步云）当时担任初中三年级国文教师。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担任过

胶东区参议长的莱阳李兰斋，教初中一年级算术课。

沂蒙山区的这个小镇，由于一下子涌进数百口男女老少，也由于当地的抗日民运工作蓬勃开展，骤然间平添了不少生气。学校校舍是一家停业酒店的两个院子，分别座落在一条南北小街的东西两侧，相距约六十公尺，被人们称之为该院和二院。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起床号把全校师生从床铺（学生一律睡麦草席子地铺）上叫醒。然后每个人随身携带漱洗用具。到门前街道上集合整队，跑步到村外一条小河的河岸上，用水洗脸刷牙。然后，集合在河岸沙滩的操场上做晨操。这里也是体育课和文娱活动的场地。在这样的场地上，球类落地是弹跳不起来的，而且也缺少球篮。但是事物的原始往往就是事物的基本，随手在场地一划，球场就出来了，在安放球篮的地方划一个圆圈，比赛的双方，多出一个队员，这个队员站在圈内原地不动，只要这个队员能拿到球，就是得分。这种别开生面的篮球赛，是我一生中所仅见。这里要特别说到我们的校长李澄之。那时他是将近四十岁的年纪，长发背头，身穿一件新兰土布对襟短棉袄，以矫健的身手，生龙活虎般活跃在这沙滩球场上，这个形象，至今犹

如在眼前。

为了适应战时体制，在军事教官的主持下，每个年级都有军事课。星期日，学校多次组织爬山野营和长途行军。全体师生都打起背包，学生还要随身携带当作课桌用的一个特制木板，只须把缀在板上的一根线绳套住自己的脖颈，左手擎住木板在胸前端平，右手就可以在板上写字和摊书。训育主任徐启周可以说是个很出色的歌咏队长，他可以指挥几百人的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毕业歌》《五月的鲜花》等等，抗日救亡歌曲此伏彼起，慷慨激昂，弥谷遍野。有一次周末晚会上，当徐启周一家人唱完《松花江上》的时候，在昏暗的庭院中，看不清人的面孔，只听见一片啜泣声。

战事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也改变着教育。如今我回忆一生受教育的过程，同正规学校教育相比较，战事所给予我的启迪和开拓，第一个特点是速成，第二个特点是内容丰富，印象深刻。四联中不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而是一支半军事化的抗日救亡教导队。它固然有一套近似正规的课堂教学，进行基本文化科学知识的讲授和学习，但它同时，课上课下，更大

量地进行着民族救亡运动的组织（或者说组织准备）和宣传，而这后者，正是它的特点所在，生气所在。我们初中一年级国文课，除了课本上的《费贞娥刺虎歌》和《左忠毅公轶事》这些传统课文之外，还讲授过油印教材，台儿庄战役的战地报导。从教师们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要求改革旧的一套教学的呼声，主张课堂教学要从当前抗日战争实际出发，做到学以致用，如地理课应该补充讲授沂蒙山区的地形和交通，卫生课应该教习战地救护知识，等等，等等。虽然由于学校存在时间短，这些倡议未曾很好实施，但是教学的空气却无疑是新鲜活泼的。徐步云老师已经开始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排练过一些节目，这些节目没有来得及正式演出，学校就解散了，不过，一次晚会上，在校院的土台上，确实演出过老舍先生的新编抗日京剧《忠烈图》，演出者是谁，现在回忆不起了。

彭畏三老师是不常到低年级的，他好象在高年级授课。不过有一次，我们班举行讲演会，班主任把他请来了。他看完了我们班同学的讲演之后，给全班讲话，讲话的大意是，讲演者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去宣讲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时候，讲演者要把自己的听众看作水

平远远不如自己的人。彭的体躯伟岸，面孔白晰方正，一付黑框眼镜后面，二目灼灼有光，在老师中间，有人戏呼之为“花和尚”。他曾经给师生们讲述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年之前，在山东省会济南，日本驻济南的领事怎样向韩复榘欺骗诱降，韩开头是怎样迷信日本人不进攻济南的保证，后来又是怎样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慌忙炸毁黄河铁桥，弃城而逃。这真是一切抗日的中国人之耻，也是一切爱国者之愤。在我的记忆中，彭畏三还与另一件事联系在一起。当年，《大众日报》社还出版一种期刊（半月？），刊名《大众》，同样是很粗糙的土制纸，是日报对开的版面，折迭毛边，不加装订，多刊登和转载一些理论性文章。一次，我走进村上唯一的一家邮政所兼营书店的小铺子，当我刚刚把买的一本《大众》拿到手的时候，正好彭畏三从这家铺子的柜台里边走出来，他笑着问我：“是否看得懂？”并随即告诉我：“不懂可以慢慢读，硬着头皮读下去就会懂的，而且会懂得越来越多。”

一九三九年四月，在博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太和庄惨案。国民党专员秦启荣袭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支干训队，以鲍主任为首的数百名干部遭到伏击，死伤惨重。惨案发生后，

沂蒙山区形势十分紧张，大规模摩擦有一触即发之势。消息传来，在四联中全体师生中间引起强烈震动。我记得当时以全校师生名义发过一个呼吁电，呼吁双方以抗日大局为重，保持镇定，报请领导当局处理，勿使事态继续扩大。当时有一个主张，要把四联中师生队伍开赴斗争双方对峙地区，以求缓冲。今天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糊涂软弱的姿态，但在当时，却也是热血沸腾的。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曾经派刺客潜入日伪占领下的济南，刺伤当时的汉奸教育厅长郝书暄。行刺的人安然返防之后，东里店曾经大肆表彰这位义士。当时《民国日报》上曾经发表一篇文章《济南锄奸记》，就是记述这件事的。

方养斋老先生那时该是八十多岁了吧，由他的一个孙女陪侍着，在校中住过一段时间，大概在三月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方老先生给全校师生做过一次报告，讲的是他随同孙中山先生的一段经历。与方老差不多同时到校的范老，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讲话的次数较多，上天下地，中外古今，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可惜我再也回忆不出详细来了，仅剩下一点零星记忆。记得是清明节前，

范老讲过一个左传故事——介之推。有一次，在讲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时，范老强调当前抗日军民也有必要向敌人学习，日本人忠于天皇，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民族。范老说，日本人有三句话，是妇孺皆知，并且身体力行的。这三句话是：知恩为最大知识，感恩为最大感情，报恩为最大意志。范老说，我们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要有同样的认识感情和意志。范老年逾古稀，而身体健爽，他讲述过好多养生之道，记得有一项是大小便时禁声合齿，据说这样有利牙齿的保健。

四联中是在抗日洪流中诞生的，是抗日战争初期的统一战线产物。既然是洪流，就会有逆流；既然是统一战线，就不免有斗争。四联中的内部斗争是触目惊心的，就连我这个童稚，当时也是深深感受到了的。这在我的心灵上，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使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在面对新生与腐朽、正义与邪恶的决斗时，能比较清醒地保持警惕，并自觉地把命运与新生事物和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即使为此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

斗争是以校长李澄之、训育主任徐启周为代表的左倾力量，和以军事教官宋洽邦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之间进行的。校长和训育主任

的宗旨是团结全校师生，共赴国难，所作所为，昭昭在人耳目，是光明磊落的。而以宋洽邦为代表的顽固派却处心积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搜罗党羽，阴谋策划见不得人的勾当。宋洽邦，四川人，黄埔军校出身，陆军少校。到校之初，还给各班上过几堂军事课，随后，就不再见宋教官上课了，上课的是另一位姓王的教官。宋的寝室兼办公室是二院过道门房的套间，可能是原来酒店的帐房，门口挂上了一个白布门帘。只见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出出进进，有时看见里面说笑打闹，有时看见伙吃零食，吸烟喝茶，据说，那里面就是三青团。大约在太和庄惨案之后不久，就看见宋教官和他的喽罗们（几个高年级学生）用手枪在学校后院打靶，象是在向什么人示威。后来，待到学校解散时，很快就有消息说，宋教官拉着廿多名高年级学生走了，并且都发了枪支。

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日本侵略军从西、北、东三面发动了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六月八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对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东里店进行了空袭轰炸。六月十五日，全校撤出坡里，集体转移到附近山上，过了两天，宣布解散。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五元遣散费，山东省民生银行兰色版五角券拾张。学校指派部分教师

分头护送各路学生，突破敌人的封锁，避开敌人的扫荡，返回各自的原籍。另有一部分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在校长李澄之的带领下，纷纷投向八路军，参加打游击。后来，当我在辗转中听到道路传言，在这次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扫荡中，四联中的老师和同学有人参加了岱崮战役，胜利地打退了日本人的进攻时，我眼前就再现出当日学校在一座大山顶“拉练”的情景。

就在撤出坡里之后，在山上周旋那两天里，有一次，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嗡嗡一阵又走了，在一个小山顶的树林里，停下来几匹马，几个国民党士兵护卫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驼灰色夹袄，鼻架银丝眼镜，年约五十开外的小老头，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是不久之前被国民党当局派来山东处理太和庄惨案的。梁到达沂蒙之后，曾经应《大众日报》之请题词，那个题词是：“一心御侮，不杂他念，是所望于抗日同人”。

我对四联中的回忆，时间很短，内容有限，却也可以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教育的一个断面，也约略可以讲述出山东省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国民党员）是怎样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投入人民革命的洪流的

过程。我上面说了，对我个人来说，这段经历是永生难忘的，因为它记录着我的人生的启蒙，我开始走向觉醒。

## “虎穴”纵谈《捉放曹》

——忆李澄之的一次谈话

刘正中 杨春华供稿

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一点来钟，一个青年学生，走近济南南关朝阳街四号大门口，在左右张望之后——因为谁都知道，朝阳街二号，也就是四号隔壁，“朝阳公馆”，是日本宪兵队的分驻机关——走进了大门，穿过一洞月门，当他走向一幢锁皮厅的廊下时，有一个中年汉子正在摆弄手枪。汉子发现有人进来，有点吃惊，在青年说明来意之后，汉子随即转向室内呼喊：“李先生，有人找！”李先生就是当时在日本宪兵队软禁中的八路军俘虏李澄之，青年人就是我，当时是日伪山东省立工业学校学生。

日伪省工业学校座落南关营盘街。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本人在其占领区已经搞过几次“强化治安”，济南市民吃的“配给粮”，几乎全部是玉米面。不少家庭和业户都濒临破产的边缘，依靠变卖衣物家什度日。因此，在万